

安宁 / 著

吹不散 眉弯

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



吹不散
眉彎

安寧——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吹不散眉弯 / 安宁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13-6123-3

I. ①吹… II. ①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5074号

吹不散眉弯

著 者: 安 宁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紫 夜

版式设计: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27千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123-3

定 价: 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楔 子/001

第一章 论局/005

第二章 度情/027

第三章 虚实/052

第四章 斜正/075

第五章 自知/095

第六章 洞微/115

第七章 名数/135

第八章 得算/156

第九章 因循/177

第十章 杂说/199

目 录



第十一章 入真/219

第十二章 审局/242

第十三章 权舆/264

第十四章 品格/286

第十五章 合战/308

后 记/330

楔子



北宋天禧年间。

在汴梁城内外，如果有人问开封府府尹是谁，路人可能一时答不上来，但若问开封府首富是谁，则连稚子都可脱口而出：当然是白老爷。

从城中心宣德楼前的御街往南，到南门大街一路东行，经过大相国寺、高阳正店、第二甜水巷、桐树子韩家和十三间楼，出了宋门之后，坐落于东南面汴河河畔不远处，便是独占一隅地逾百亩的白府。

府内最有名的不是佳木葱茏、奇花灼灼，不是白石雕栏、九曲游廊，也不是清流迂回、阶石甬道，而是五座错落相间、布局精妙的园囿楼台，每一处院落的结构和筑造都巧夺天工。

时人有诗云：府乃清樾中，飞檐见千里。

白府的发家自有渊源。

已过世的白老太爷是当朝刘太后的义兄刘美的表舅，在刘太后还是年轻的刘皇后时，老太爷在汴梁城里就已拥有不少物业，其时刚登上皇后宝座的刘娥欲揽后宫大权，不可避免需要大笔银子来打点各处，笼络人心，而财路来源正是她最头疼的问题。

当朝有律法，后妃不得与外戚过从甚密，羽翼未丰的刘皇后为免遭人诟

病，找到并非直系皇亲国戚的白老太爷，与他如此这般密谈了几个时辰，此后不久，白老太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承揽了京畿附近的几大瓷窑。

在白老太爷大量秘密送入宫中的金银财物的支援下，刘皇后终于得偿所愿，没几年便独霸后宫，乃至问政朝野。

后来白老太爷去世，白府的营生在白老爷手中得到快速扩张。

不但在热闹繁华的汴梁府内拥有大量酒楼、客栈、食肆、茶坊、廐苑，京城附近几个畿县更有数不清的田地屋契隶属白府名下，在汴梁之外的大名、真定等七府也置下了无数物业。

白老爷不仅专营瓷窑，还奔赴江南之地、太湖之滨，罗纳了最出色的绣女和技师做锦绣织造，同时出钱出力扶持宗族内有才之士或孔武之夫人朝为官，每逢早涝之年庄稼失收，更响应朝廷号召广开粮仓善济乡民。

历经白老太爷和白老爷两代人的积德福荫，白府在汴梁的地位已是无比尊崇，仅次于皇宫之下，连朝官都礼让三分。

天禧二年，刘皇后取侍女李氏所出作为己生的皇子被册封为皇太子，同年太子赵祯七岁。

深谋远虑的白老爷向刘娥请求，欲把与太子同年且是白家三代单传的独子白世非送进宫里做太子侍读。刘皇后当权后曾贬谪不少重臣，但一直没忘记白家当年援助她的恩情，当即下旨接白世非进宫。白世非不但聪颖过人，更兼才艺超群，进宫后很得刘娥宠爱。

乾兴元年，先帝崩于延庆殿，十二岁的太子赵祯即位，尊称刘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垂帘听政于勤政殿西庑，与小皇帝一同处理国事，如此这般又过几年光景，刘太后已是权倾天下，唯我独尊。

在刘娥执掌朝政大权之后，白老爷却婉言拒绝了太后欲给白世非的加官封衔，反倒把他接回府来，开始让他学习营商之道。

此时的白府，已是富甲天下，举国无人能及。

却说这年入冬后，汴梁连日刮起朔风，低垂的暮空阴云布合，大雪纷纷扬扬，如漫天飞花，到处琼檐玉枝，楼台银装素裹。

天寒地冻，暮色早暗，未及黄昏城内已近无行人，唯巷子深处似隐隐见一缕炊烟，薄丝袅袅地隐在大雪中，融成灰蒙蒙的一片。

此时无人的南门大街上，一位约莫十五岁、背着包袱的青衣少年正由东

往西而行。

在他前方不远，有位披着丝袄、由小丫鬟打着绿伞的少女向他迎面走来，那小丫鬟手中挽着篮子，篮里供品、佛香等物件一应俱全，可见两人刚从大相国寺里祈完福出来。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驰骋之声。

得，得得，得得得得……

急促的马蹄声伴随着清脆的呼喝渐渐由远而近，“驾！驾——”

少年抬眼望去，一匹神骏马驹在茫茫大雪中疾驰而来，由于马匹来势太急加上雪花飘飞遮眼，使人一时看不清半伏在马上之人的容貌，只依稀可见被啸风扬起的雪色貂裘下似乎也是年少身影。

就在骏马飞速奔至少女身后时，一道小小的身影忽然从小甜水巷里横穿出来，那扎着丫髻的小童边跑边不住回头，惊惶中根本没注意到巷子出口处人烟稀渺的大街上竟恰有快马驰来。

不意有童子突然从旁冲出，马上少年大惊，眼看一童一马就要撞上，说时迟那时快他手中缰绳闪电般猛然一勒，“喝——”

伴随小童收势不住的细稚尖叫，疾驰的白马被骤然扯停发出一声厉嘶，前蹄硬生生刨向半空，整个马身几乎竖立，强大冲力把马背上的少年甩起两尺高，在他被抛得血气冲涌头晕目眩的瞬间，不意手中紧勒的缰绳使马身偏了方向，跃落的马蹄竟朝着被响声惊扰后正回过头来的少女踢去！

少年大急，足下猛蹬，手中缰绳疾扯，却无法控制马匹下落之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近在少女咫尺已然吓傻的小丫鬟忽然被人一掌拍向六尺外的雪堆，与此同时早已花容失色的少女骤觉腰间一紧身子一轻，原本就要踩落在她前额的马蹄霎时远眼帘丈外，落在她原先的站立处，将一地琼雪踏得碎溅。

马上之人飞身跃落地面，清俊飘逸的面容上露出佩服之色，冲青衣少年抱拳施礼：“多谢兄台相助，不然小可今日定然闯下大祸。”又彬彬有礼地向少女道：“小可一时鲁莽，冲撞了姑娘，万望姑娘见谅。”

青衣少年放下少女，作揖还礼。

那少女定下神来，脸色仍微微发白，向两人各施了一个万福，眸光从白衣少年顺手自雪堆中扶起的丫鬟身上转向扑倒在路面小童，她轻步过去，

蹲下身来，伸手欲相扶一把，却遭对方猛然推开。

她这才注意到小童粉嫩的手背泛起青乌之色，不禁怔了怔，依这厚厚的积雪，即使摔倒也不应有擦伤才是，再看那孩子，不过十岁，似粉妆雕琢的小脸上充盈着敌意，大大的童稚的双眼内蓄满恐惧的晶莹泪光。

白衣少年和青衣少年一同走了过来，关心地问：“怎么了？”

“是不是摔着了？”

此时巷子中忽然远远传来惊呼：“失火了！失火了！”

有人开门出来，关心地问：“谁家失火了？”

“右谏议大夫家！”

“真稀奇，这大雪天的怎么会起火？”

“闲话少说，赶紧都去帮忙吧！”

不多会儿，就见各家各户执桶拿瓢，沿路奔走相告赶去救火。

两少年愕然地相视一眼。

少女的目光落在小童颈间打造精致的金锁片上，仿佛想起什么，轻轻“啊”了一声，怜惜地道：“原来是你。”

第一章 · 论局



皇城宫殿内

天圣五年。

在白世非十七岁生辰礼后不久，勤恳克俭的白老爷积劳成疾，拖了几月后终究药石难治，白老爷一生不曾纳妾，与结发妻子恩爱情深。他去世后白夫人伤心过度，终日不饮不食，也于同年撒手人寰。

痛失双亲的白世非伤心欲绝，坚持守孝三年，把全部心思投入到亡父留下来的生意中，对里外说媒一概谢绝。尽管他明确放话不会成亲，这三年间还是有无数媒婆子踏破白府的门槛，虽然最后都无功而返。

天圣八年，年届二十的白世非守孝期满。

这日承明殿内忽然宣下一道懿旨，太后命人召白世非进宫见驾。

精镂的雕花剔金炉里无声暗燃着不知名的香料，一缕奇异幽香浅淡地充盈于华室内，在吐纳之间似有似无地从鼻端飘过，微微地一呼一吸后沁入心脾，极其清雅宜人。

倚窗而放的紫檀椅上铺着织就七色牡丹的软垫。

白世非姿态懒散地倚坐椅里，洁亮黑发一丝不乱地束在金丝精琢的锦冠

下，冠上一颗比瞳仁还大的夜明珠光华隐隐流转，绣金流苏冠带垂在肤白如雪的俊颜两边，极年轻的玉面上双眉斜飞，星样双眸因背着夕照而显得有丝幽诡，削挺得恰到好处的鼻梁下薄唇正因带笑而嘴角微弯。

他随手拈起茶案上的梅子放入嘴中，时而鼓起腮帮，时而嘟起樱色双唇，仿佛在无声地吮吸着果蜜的美妙滋味，却一点也不急于咀嚼，仅仅只是这样慢悠悠地含玩，任其在嘴内翻覆生津。

已年过六十的太后刘娥端坐在卧榻的正中央，肤色依然白皙，不细察根本看不出眼角下隐着的淡淡细纹，仿佛对白世非不合规矩的孩子气举动丝毫未见，她慢条斯理地呷了口茶，合上盖把杯子轻轻一抬，侍奉在旁的宫女便立刻上前接过。

“这日子走得恁是飞快。”她终于开口，似含笑，又似轻微感慨，“一眨眼你爹娘过世已经三年了。”

“小可时时还会梦见他们。”把梅子压在齿腔边沿，白世非慢应。

刘娥叹道：“难得你坚持居丧三年，这份孝心实在可嘉。”定在他脸上的眼光略长，“而今孝期已满，却有何打算？”

白世非懒懒应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务之急自然是先娶妻。”

“可相中了哪家闺秀？”刘娥随口问道。

“邵印挑了几户人家让小可过目，论样貌当数参知政事晏书的长女晏迎眉，论才情则还是兵部尚书夏竦的么女夏闲嫔，不过论知交嘛——却是集贤殿大学士张士逊的独女张绿漾，也算和小可青梅竹马了。”口中梅子一转，他鼓起半边腮帮，面露愁苦之色，“唉，花多乱眼，也不知选哪个才好。”

刘娥和葛地笑了笑：“你这小皮崽子。”腕一抬，茶已就手，慢慢啜过，才又道：“夏竦那未出阁的小女儿我倒是见过一面。”

夹在两排贝齿当中的梅子，不为人知地被轻轻咬下两道线痕：“哦？”

话声方落，门外已响起通传：“皇上驾到。”

身着紫色常服的赵祯大步走进房来：“母后。”回身一摆手，阻止了白世非没什么诚意的要跪不跪，一脸兴奋之色：“好小子，朕找你找得好苦啊。这半个月来你府里一直回话说你人在江南，怎么昨几个母后一宣你进宫，你就已经回来了？”

白世非嘿嘿干笑：“真的就那么巧，小的前天晚上刚到家。”

“废话少说，你且随朕来，上回你摆下的那局棋，朕可找到高人解开了。”赵祯走到刘娥身边，面带央色地扯她衣袖，求她放人：“母后可叙完旧了吗？”

刘娥禁不住他缠磨，莞尔一笑：“好好好，世非你随皇上去吧。”

白世非无奈起身，懒懒地行了礼，跟在赵祯身后退出。

目送两人说说笑笑地走出房外，浅淡笑容自刘娥脸上退去，目光逐渐变得深沉，把茶盏递下，她向后方侧了侧首，一道身着高阶侍卫服的高大身影便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你怎么看？”刘娥淡声问。

她最亲信的近侍——殿前司都指挥使兼带御器械卫周晋恭声应道：“属下以为，皇上来得似乎巧了点。”

刘娥不动声色：“那么你觉得是白世非利用了皇上呢，还是皇上已和他联手对付哀家？”

“这个……属下不敢妄自断言。”

刘娥神色沉凝，挥了挥手：“你下去吧。”

周晋迅速退下。

出了庆寿宫的赵祯和白世非两人，相偕往崇政殿而去。

“母后什么意思？”赵祯问。

白世非吐出嘴中梅核，以掌心承接，而后指尖一弹，那核子没入廊庑外的花丛中消失不见：“太后希望我娶夏竦之女。”

赵祯轻勾唇角：“当初朕立后时，本相中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可是母后认为她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最后朕还是立了郭氏为皇后。”他看白世非一眼：“你自己好生考虑。”

白世非浅浅一笑：“是得费心思量呢。”

暮色时分，一顶华贵轿子从东华门出宫，穿过桑家瓦子、榆林巷，出了宋门，回到门廊檐拱峻峭的白府府邸。

当白世非走过满铺水痕白石的前庭，大管家邵印从厅内迎了出来。

长得颇有福相的邵印年在五十开外，总领府内大小事务，为人甚是慈祥，经历白府两代人事的他对各种富贵排场早已司空见惯，不但处事老到，更兼满腹经纶，与来府的贵人高官应对得体，举止比普通有钱人家的老哥还

要圆融通达。

“庄中卫托人给公子送来书信。”邵印递上信箋。

白世非接过，边看边往书房闲步走去，三两眼掠毕信中内容，他的唇角弯了起来，把信折起收进袖中，道：“你速准备一份草帖子送去晏府。”

邵印足下一顿：“公子的意思是……”

“我要娶晏书的女儿晏迎眉为妻，这事越快越好，你赶紧去办。”

“是。”邵印惊讶，虽不明白一向对婚事连提也懒得提起的主子为何忽然变得热衷起来，却也没有多问，只匆匆领命而去。

芙亭水阁边

上自朝廷百官，下至平民百姓，整个汴梁城内外全不曾料到，还未待各大官媒私媒捷足先动，孝期甫满的白世非毫无先兆地忽然就向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晏书家递了求亲帖子，请求迎娶年满十八岁的晏迎眉为妻。

消息传出后不知震破汴河两岸多少颗痴情暗许、枉盼三年的芳心。

名门望族的白府与贵为当朝重臣的晏家不但门当户对，白世非与晏迎眉更是出了名的郎才女貌，可以说是东京城里寻天觅地也难得般配的一对佳偶，于是当媒婆子往晏府递去帖子，双方一拍即合。

紧接着白府便送去喜帖子和许口酒，晏府还了回鱼箸，媒婆子择定吉日下了彩礼，就这样商定了九月癸丑的大婚之期。

日出日落，花开花谢，转眼已到满城金盏争妍时候。

“尚坠。”

“嗯？”

晏迎眉望向窗外，远处一片灰霾迷蒙，天际泛黄，似有大风扬起尘土。

在她身后，其他侍女已被屏退，只余下尚坠熟练地帮她绾着发丝：“报晓的说今天天色阴晦。”

“阴晦。”晏迎眉轻轻重复。

尚坠笑笑：“历日上今儿可是宜嫁娶。”她细心地给晏迎眉插上金丝髻，再把成套缀满金玉的头面簪钗一一插上。

“不知为何，这几日我的眼皮总跳个不停。”

“自定亲以来你夜夜看书到三更，这段日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眼睛焉能不疲劳？”

晏迎眉垂下头：“还是没有消息吗？”语气十分怅惘，又隐隐担忧。

拿着梳子的手在半空顿了顿，尚坠低声答道：“没有呢。”

主仆两人再不作声。

直至打扮停当，晏迎眉站起来，展开大红双袖，看向铜镜中穿着精致华贵金丝绣服的自己，低声自语：“纵是有情袍，嫁予一生休。”

尚坠静静看着她，外间闺房里不时传来千金小姐们的玩闹嬉笑声，那些快乐的扰攘声与门内的消沉显得格格不入。

看了看窗外天色，尚坠提醒：“时候不早了。”

晏迎眉点点头，对镜环袖贴襟，收拾好心事，抬步走出妆房。

才露面便引来阵阵艳羡惊呼：“迎眉你今日特别漂亮！”

“哇！这绣工何等精妙，待我出嫁时也要一件这样的！”

“你别做梦了！我听说这霞帔是白家特地找了十二个绣女为迎眉绣的。”

晏迎眉淡淡笑着，任由她们又是撩袖又是惊叹地围着自己打转。

尚坠远远站在角落，看着这满室如花美眷，蝶衣生香。

“我的小姐们！都装扮好了吗？接亲的可是已候了多时！”门外传来婆子的催促声。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

彩衣紫乱，莺声婉转，女眷们簇拥着新娘子，一行人浩浩荡荡在喧嚣中渐去渐远，室内香气仍余有缭绕，却已是人去楼空，空荡杂乱的房内变得异常寂静。

尚坠拣了张凳子坐下，俄顷，才从袖底抽出张白笺来。

沉思良久，她终于还是就着喜烛把白笺烧成了灰，回到隔壁自己的寝房，挽起早已收拾好的小小包裹，将门掩上，转身走出几步后，不觉停了下来，回首朝那间住了六年的屋子看罢最后一眼，眉间略有些茫然若失。

从此以后，她将跟着晏迎眉同往陌生的白府生活。

行毕各种仪式，轿手起罢檐子，迎亲队伍终于出门，乐师一路吹吹打打，沿途引得无数人围观，热闹非凡。

当花轿回到白府，恭候多时的阴阳先生唱了喜歌，撒了谷豆，媒婆子将晏迎眉扶下轿来，踏上早铺好波斯红毡的地面，有人捧着一面铜镜在前方例行，将新娘子引入府门。

插不上手的尚坠不远不近地跟在熙熙攘攘的众人身后，偶尔转瞳悄然顾盼，白府里到处张灯结彩，一道道门楣檐拱无不披绸挂缎，喜意盎然，显然把婚礼当足了盛事在办。

白家如此重视，想来这应是桩极好的姻缘，她暗觉安心。

一行人经过厅中虚帐时，不远处的雕廊里红影乍闪，她定睛望去，只见廊下柱后站着一名身穿绣金喜袍、以珠冠束发的男子，长着一张绝世的俊颜玉面，修身倜傥，仿若临风，眸光隔着人海瞥过晏迎眉的大红流苏盖头，神色要笑不笑的，慵闲表情仿如看戏一般。

尚坠只觉那人明明是新郎官的装扮，眉宇间却毫无喜意，扫过晏迎眉的一眼犹似美人如花隔云端，轻浅带笑的俊容以为无人看见而不经意流露出一抹事不关己的旁观之色来，表现得恁般置身事外。

下一瞬，那双流波幻转摄人心魄的清冽眸子向尚坠掠来，在迎上她疑惑而悄然的打量时不觉定了定，似微微一怔。

尚坠慌忙垂首，有些无意中窥见他人秘密的心虚，再不敢胡乱张望，提起裙摆快步跟上前去。

待她们往新房方向走远，白世非才抬步出来，眸光掠停在落于人群最后的嫣然身影上，心口仍有些微迷离不解的恍惚，才刚那一眼，那从未谋面的丫鬟仿佛与他说了什么似的。

前厅里邵印正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各项杂务，看见白世非出现，连忙迎上前去：“幸亏二管家想得周到，多腾出了两间库房，而今所收贺礼已经把一间给堆满了。”

白世非眨眨眼：“锋璿可有礼到？”

“不曾收到中卫大人的贺礼，倒是太后和皇上各赐了贵重物件。”

白世非漫不经心地一笑。

此时小厮领着一名清癯文士从门外而来，白世非连忙带同邵印上前，深深作揖：“小侄见过张叔父。”

集贤殿大学士张士逊含笑捋须：“恭喜贤侄今日大喜啊。”挥手叫下

人送上贺礼，脸上似有苦难言：“这是绿漾那丫头特地命人做的，我拗她不过，只得携来，还请贤侄莫怪。”

邵印上前收下，在白世非的示意下把绸盒打开，内里是一个大葫芦背着一个葫芦的和田玉件，这原本意为背子牵孙——百子千孙，富贵吉祥，却不料那个大葫芦底部竟还浅浅雕着一副横眉怒目的少女脸孔。

就差没留字指责：君心因何弃，奴恨胆边生。

白世非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邵印赶紧命小厮登记在簿，待主客二人寒暄过后，将张士逊恭请入席。

络绎而来的宾客多是权贵官商，汴梁城内稍有身份者不曾有一人缺席，便连附近州府的商贾望族，但凡和白府有生意往来的全都不辞路途遥远，特地派身份相当之人亲临到贺。

筵席依原定的吉时开始，酒过三盏，新娘子从里间被扶出来，白世非的眸光率先落在晏迎眉身侧的尚坠脸上，与她对视了一眼，那幽然眸波让毫无防备的尚坠心口怦然一跳，不知为何骤觉异常紧张，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掠过念头，原来他就是闻名汴梁的白府公子。

在尚坠飞快别过无措眸光后，白世非的视线才转向晏迎眉。

然而从从未有过的心猿意马让他无心听取一旁主持婚仪的婆子在说什么，含着新奇而异样的眸光时不时窥溜向始终在另一边扶着新娘子的丫鬟，在她终于察觉他的意图而慌乱地低低垂下粉颊避而不视后，他心里涌起一股难言的愉悦和怅惘来。

“一拜天地。”媒婆子高声赞礼。

一对新人依言而行。

“二拜高堂。”待得礼罢，又唱，“夫妻对拜。”

白世非转身面向新娘子，微向上掀睫的眸波却不由自主又掠向了尚坠，因为她和晏迎眉近在咫尺，所以外人完全不察，只以为白世非多情看顾的是新进门的妻子，唯独尚坠感受到了他微乎其微的异样，愈加局促不安起来。

全身被笼罩着的强大压迫感让她知道他摄人魂魄的眸光仍没移开，焦虑与恐慌交加，她被逼得失措抬首，飞快瞥过他的眼风原是想请求这人别在拜堂现场如此逾矩，不料他正要朝晏迎眉揖下身来，一刹那接上她躲避已久的羞急惶眸，白世非的瞳中闪过一抹不加掩饰的惊喜，色泽幻变中人微微侧

身，垂下的淘气长睫在最后一瞬间收入她脸上骇色，悠悠地向她拜了下来。

披着红盖头的晏迎眉自始至终对横生的汹涌暗潮丝毫无觉，若不是媒婆的当头一喝“礼成”将尚坠震醒，她险些失态当场。

再决然不敢多望白世非半眼，她尽全力凝聚起慌乱不已的心神，一丝不苟地陪着晏迎眉敬了酒，在新郎官以牵巾引了新娘子去祠堂参拜过白府列祖列宗，烦琐仪式一一做罢之后，尚坠与晏迎眉两人不约而同都悄悄松了口气。

新娘子再度被扶入新房，外间筵宴则一直摆至月上中天，白世非被各席起哄相缠，无一刻得以脱身，到宾客散尽后，别说府内仆婢们全都已累得人仰马翻，便连他也是面露倦容。

好不容易能坐下歇息，贴身小厮白镜端上热茶。

邵印禀道：“已按公子吩咐把夫人安置在了疏月底。”

白世非接过清茶，轻抿了口：“你去告知一声，请她自行就寝。”

邵印一怔：“不知公子今夜住在哪厢？老奴好让人准备着。”

“本公子几曾宿在他处？”自然还是回他的寝居第一楼，浅浅笑应后放下茶杯，起身，“今儿你们也忙坏了，都早些回房歇着吧。”说罢撇下惊疑不定的老仆，闲步出房。

沿着第一楼外的院径往北不远，是依湖而筑的白氏林苑。

那湖有个独特的名字叫秋水无际，苑园内奇林秀木，曲径通幽，碧水如翠的湖上亭台衔吐，绿荫映红，是汴梁府内四大名园之首，名闻天下的八景之一汴水秋声，便是指秋水无际湖。

弦月西斜，如钩样清寒的光挂在水榭亭台高高的檐角上。

白世非信步踱到以往惯常独处的湖边芙亭，在暗夜和树枝的掩映下，在石凳上落座，便看见夜色中一道纤细的人影漫步而来，走过他才刚经过的石径，到达分岔路口时似因环境陌生而迟疑了下，最后折往被水面映得较为光亮的湖中水榭。

倚着水榭的雕花白玉柱坐在横栏上，疲惫不堪的尚坠看了看无人的四周，再顾不得礼数，把腿抬起来平搁于栏杆上，套在棉鞋里的小小双足跷叠在一起，束腰的绶带不经意滑下，长长的带梢荡至水面，她一动，湖里便是一圈涟漪。

轻蹙不放的眉心仿佛盛满无法与外人道的心事，月光落在她微仰的脸上，清莹照映着她投向遥远天际的忧郁眸子，再沿着衣赏斜洒落地，照得水阁内半暗半明，把手中笛子凑近唇边，下一刻，清越中带着一丝孤寂的笛音滑过夜色下宁静的湖面。

秋夜微寒的风吹来，水波泛起星点粼光。

良久，一曲既尽，笛声悠然而止，湖边芙蓉树被风吹得时而摇曳，暗绿枝丫的阴影在水面上无声跳跃。

白世非一动不动地隐匿在亭内，直到水榭中的倩影起身离开，目送她逐渐走远，最后在夜色中消融不见，他才回过首来，凝神想了想，忆起白日所为，胸中仿佛仍萦绕着一丝心荡神驰的余味，唇边溢出似有似无的笑痕来。

无边孤寂的这一个暗夜角落，也许，以后会变得有趣些了。

疏月桂香早

清早五更方过。

白府内一道男性身影沿着雕廊匆匆而来，毫不犹豫进入仍是沉寂无声的第一楼，直奔白世非的寝室而去，在他到达房门口时忽然旁边传来一声低喝：“谁？”

那人回首，一张阳刚的脸带着些微憔悴，下巴全是青楂儿，似乎一夜未睡。

白镜连忙行礼：“小的见过中卫郎大人。”

庄锋璿嗯了一声，推门闯入：“世非。”

床上人被叫声惊醒，睡眼惺忪中看见是他，松懈下来。

“我决定辞官。”庄锋璿道。

翻了个身，犹自寻睡，只嘴里呢喃：“辞官啊……”

庄锋璿抓着他的里衣领子将他扯起来：“我打算出去闯一闯。”

整个人软绵绵地耷拉着脑袋，嘴里无意识地重复：“好……闯一闯……”

“世非！”

打了个哈欠，勉强将眼皮撑开一线，困意依然浓郁：“庄大兄台……不